

◎高師第 著

禹貢研究論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師第 著

禹貢研究論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禹貢研究論集/高師第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

ISBN 7-5325-4354-4

I. 禹... II. 高... III. ①歷史地理-研究-中國
②禹貢-研究-文集 IV. K9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38069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禹貢研究論集

高師第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 插頁 4 字數 228,000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7-5325-4354-4

K·835 定價: 30.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高師第

1925年生，安徽無爲縣人。1945年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史地系肄業，1949年國立安徽大學歷史系畢業。自1949年秋季任教臺灣省立馬公高中和中興高中，專教高中地理，并兼任建國商專經濟地理講師。1990年退休，此后移居美國紐約長島，現暫居上海市。暇時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并游覽考察各地山川名勝。著有《澎湖地理》、《高師第游記》等。有關大陸的游記《天下名山——天柱山》、《神奇的小孤山》、《下泊山泊山洞傳奇》、《古城合肥巡禮》、《參拜黃帝陵》等篇，近年發表在臺灣《世界論壇報》副刊上，以宣揚祖國的河山美麗。

自序

《尚書》中的《禹貢》，大致成於唐虞之時。《論語·爲政》曰：「子曰：『《書》云孝乎！』」可見其成書久矣。兩漢時期，自孔安國、鄭玄以來，註釋《尚書》全篇者不知凡幾，南宋時期，自程大昌、毛晃以來，專門註釋《禹貢》者亦不知凡幾。雖然《禹貢》一篇，自「禹敷土」至「告厥成功」，全文祇有一千一百九十四個字，但是，由於歲月的推移，河山的變易，人類的開發，現今之地貌（地形），已非禹時的景象了。

《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皆曾記載《禹貢》全文。大致說來，《夏本紀》及《地理志》雖與《禹貢》文詞稍有差異，但有關地理的記述，並無不同之處。然而兩千年來，學者註釋《禹貢》地理，可謂「各言其志」，不僅難能一致，甚至南轅北轍。其中較爲著名者，如九河、三江、九江、黑水、彭蠡、三危、陪尾等等之所在，真是「言人人殊」，令人迷惑不已。直到今日，仍有不少的地理問題，仍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有關《禹貢》地理的闡釋，漢時，治《尚書》者即不能言黑水、三危等之所在；東漢以後，又有九江、陪尾等之紛擾；唐、宋以後，更有三江、彭蠡等之爭辯。於是學者註釋《禹貢》，有

人望文生解，有人斷章取義，有人不依據《禹貢》篇中所述，有人不顧及禹時的地理背景，以致後世學者對《禹貢》地理的見解，往往偏離《禹貢》事實，竟至不堪卒讀。此誠《禹貢》極為不幸之事！

至於九河，《禹貢》篇中雖然提到兩次：其一，兗州謂「九河既道」，其二，導河謂「又北播爲九河」，但並未明指九河之名。何況，古史雖有九河之記載，但多無確實處所。尤其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〇二年）以後，河道屢經遷徙，海岸時有升沉，以致大河下游地帶，滄海桑田，變化無已。因此，現時即使想探尋《禹貢》九河故道，恐亦非易事。今後是否能從地形、地質、水文、考古、古史等方面的研究，一探《禹貢》九河故道的究竟？祇有待學者進一步的努力了。

著者雖研究《禹貢》地理多年，終因國家多難，教務繁重，以致延誤至今，桑榆之年，始將研究心得提出發表。但願《禹貢》地理上的疑難，能獲得圓滿的解決，以恢復《禹貢》原來的面目，則幸矣。可惜，一九四九年以後，海峽兩岸長期隔離，不僅古圖書難以搜求，而且踏勘故國河山更非易事。所以，這本雜論，定有甚多缺失，尚望專家多多教正，亦幸矣。

本書倉卒草成，承蒙臺灣成功大學韋玉華教授多方鼓勵，纔得印行出版，謹致謝意。另外，本書之成，多得力於內人黃蘊英之助，方能早日脫稿，亦表謝意。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無爲高師第誌於南投中興新村。

目錄

自序

《禹貢》著成時代考

《禹貢》篇能否爲戰國時人所偽造？

試論《禹貢》篇中有關九州及導山導水之義例

探討《禹貢》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的「河」字之謎

試探《禹貢》「彭蠡澤」之遺蹤

論歷史上學者對《禹貢》「三江」之誤解

《禹貢》荊州所謂「九江」究竟分佈在今何處？

試解《禹貢》荊州「雲土、夢作乂」與後世所謂的「雲夢澤」之演變

黑水考

歷史上學者對《禹貢》梁州「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詮釋之商榷	二六七
-------	-----

三危考	二九四
-----	-----

《禹貢》導山所謂「陪尾山」究竟是現今哪一座山？	三〇五
-------------------------	-----

附圖

圖一 《禹貢》九州導山導水圖	九
圖二 《禹貢》九州貢道形勢圖	一六
圖三 《禹貢》九澤分佈圖	二五
圖四 《禹貢》少數民族分佈圖	二六
圖五 《禹貢》內方山位置圖	三九
圖六 《禹貢》豫州水系分佈圖	四〇
圖七 《禹貢》恒衛二水形勢圖	九一
圖八 《禹貢》漆沮二水形勢圖	九二
圖九 《禹貢》梁州水系分佈圖	一一五
圖十 《禹貢》江水中游形勢圖	一二四

圖十一	《禹貢》荷水形勢圖·····	一三九
圖十二	《禹貢》彭蠡澤形勢圖·····	一五四
圖十三	《漢書·地理志》篇中之《禹貢》三江圖·····	二〇三
圖十四	《禹貢》九江形勢圖·····	二二四
圖十五	雲夢澤的演變圖·····	二四三
圖十六	《禹貢》黑水形勢圖·····	二六二
圖十七	《禹貢》梁州貢道圖·····	二八九
圖十八	《禹貢》雍州三危山形勢圖·····	三〇〇
圖十九	《禹貢》陪尾山之位置圖·····	三一

《禹貢》著成時代考

前言

《尚書》中的《禹貢》，是我國古代專門研究地理的一篇經典。《禹貢》所記載的歷史事實，約當唐、虞之際；至於該篇的內容，主要是記述當時有關的疆域境界、開發經過、土壤分佈、田賦等級、貢物種類、貢道情形、民族狀況、治山導河、五服制度等等，可謂是一篇體制謹嚴、內容複雜的鉅著。大致自夏朝以後，《禹貢》即是我國一篇寶貴的地理經典，也是後世行政區域劃分的主要依據。

《禹貢》這一篇經典，古人都認為是夏朝太史官所錄（見唐孔穎達《尚書注疏》①及宋張九成《禹貢論》②），經過春秋時代孔子加以整理，纔編入《尚書》之中。所以，自戰國初年直到清末，從來沒有人提出《禹貢》不是《尚書》中的一篇（無論今、古文尚書），也沒有人認為《禹貢》不是夏朝的實錄，更沒有人懷疑《禹貢》是孔子所整理。

可是，到了民國以後，先後有不少人認為《禹貢》不是夏朝的實錄，也不是孔子所整理。例如：傅斯年主張作成於春秋戰國③；丁文江主張作成於戰國④；趙鐵寒主張作成於戰國晚期至秦

初^⑤，高重源甚至主張作成於秦統一前後（見屈萬里著《論禹貢著成的時代》一文）^⑥。但是，這些人大都祇是對《禹貢》提出一點看法，並沒有詳加考訂，當然不能算是定論。

其實，關於《禹貢》著成之時代，晚近真正下功夫詳加考訂的，在大陸有顧頡剛著的《禹貢注釋》，衛聚賢著的《禹貢的研究》，辛樹幟著的《禹貢新解》，王成組著的《禹貢來歷和寫作年代》，在臺灣祇有屈萬里著的《論禹貢著成的時代》，在日本有內藤虎次郎著的《禹貢製作年代考》。下面僅將以上幾位學者最後的結論，分別列舉於下：

（1）辛樹幟認為：「《禹貢》成書年代，應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時代，下至穆王為止。它是當時太史所錄。」（見王成組著《中國地理學史》引）^⑦

（2）屈萬里認為：「《禹貢》的著成時代，最早不能前於春秋中葉，最晚也不會到戰國時代。它大概是春秋晚年晉國人所編的一篇理想的「體國經野」之書。」^⑧

（3）王成組認為：「孔子編寫《禹貢》，大約是在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寫成禹自己或禹時代作品的方式，竟推前十七個世紀以上。」^⑨

（4）衛聚賢認為：「《禹貢》係戰國末年之秦人作……《禹貢》係西元前三一六年後，二九〇年前二十六年中所作。」（見《偽書通考》引）^⑩

（5）顧頡剛認為：「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較秦始皇統一時代約早六十年。」^⑪

（6）內藤虎次郎則認為：「《禹貢》實戰國末年利用極發達之地理知識而行編纂，亦未可知。」（見《偽書通考》引）^⑫

以上幾位學者有關《禹貢》著成之時代的結論，顯然有極大的差異，早的自西周初年，遲的至戰國末年，相差五六百年之多。那麼，《禹貢》這一篇文獻，究竟著成於何時呢？這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

從古史記載看來，《尚書》二十八篇相傳爲孔子所編寫：《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⑬

《漢書·藝文志》曰：「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⑭

依據《史記·孔子世家》及《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可見春秋之時，孔子一面編輯《書》這部書，一面以《書》做教材來教人。故《論語·爲政》曰：「子曰：『《書》云孝乎！』」^⑮《書大傳》亦曰：「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見孫星衍著《尚書今古文註疏》引）^⑯所以說，孔子在世之時，《尚書》流行的二十八篇，大致已經確定。

有人云，《尚書·禹貢》篇不是孔子當時所編寫，而爲戰國時人所偽造。試想，戰國時代學術思想已極爲自由，如果有人突然偽造一篇《禹貢》，加入到《尚書》裏面，能爲當時學者接受而又不加以懷疑嗎？何況，到了秦滅六國，燒天下詩書，也祇是「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⑰，可見秦國史官仍可保有一部份史料。更何況，古代史官是世傳的，所謂「父傳子，子傳孫」，也容易將史料保存下來。尤其到了兩漢之時，《史記·夏本紀》已記

載了《禹貢》全文，同樣情形，《漢書·地理志》也記載了《禹貢》全文。所以，後人要想偽造《禹貢》，真是談何容易！

或有人再問，《尚書·禹貢》篇有部份的內容，不可能是夏朝的實錄，而為戰國時人所偽造。關於這一疑問，作者已在《禹貢》篇能否為戰國時人所偽造？一文中，詳加辨正，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現時欲探討《禹貢》著成之時代，究竟應採取何種原則呢？這是首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清胡渭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⑭另外，清程瑤田亦曰：「捨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⑮大致說來，胡、程二氏所言，頗為公允。因此，我們今天要想解決此一疑問，祇有依據《禹貢》篇中的內容，以探討其著成之時代。

一、從《禹貢》所謂「九州」一名在先秦史籍上及器物上的出現來探討《禹貢》著成之時代

《尚書·禹貢》將夏禹時之疆域，分為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等九州，有關九州的敘述，也是《禹貢》篇中主要的內容之一。因此，古代研究《禹貢》的學者，都認為九州的設置，應是夏禹治水後的實錄。《禹貢》篇中有關九州的敘述，條理清楚，內容翔實，不是晚出的《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呂覽·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諸篇所能比擬。可是，近世研究《禹貢》的學者，如顧頡剛（見《九州之戎與戎禹》）^⑯、童書業^⑰等，却認為「九州」一名，乃是由《國語·鄭語》「謝西之九

州」及《左傳》昭公四年「九州之險也擴大而成。然而，就先秦史籍來說，禹貢「九州」一名是否真是如此演變呢？現時祇有從史籍上有關疑似「九州」及真正「九州」名稱之出現，加以討論。

關於疑似「九州」一名在先秦史籍上的出現，計有下列幾處：

- (1) 《詩經·商頌·玄鳥》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圉）。」（毛亨註：「九有，九州也。」）⁽²²⁾
- (2) 《詩經·商頌·長發》曰：「帝命式于九圍。」（毛亨註：「九圍，九州也。」）⁽²³⁾
- (3) 《長發》又曰：「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毛亨註：「九有，九州也。」）⁽²⁴⁾
- (4)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杜預註：「使九州之牧貢金。」）⁽²⁵⁾

(5) 《國語·魯語》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韋昭註：「九土，九州之土也。」）⁽²⁶⁾

(6) 《逸周書·嘗麥解》曰：「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²⁷⁾

從上面各書的記載，可見「九有」、「九圍」、「九牧」、「九土」等，依據毛亨、杜預、韋昭諸學者的解釋，都認為即是「九州」之意。至於「九隅」，雖《逸周書》不甚可靠，也應即是「九州」之意。以上這種詮釋，或有人說，不見得如此。但是，就前面所舉書籍本義來看，如不作「九州」的解釋，又能作何種的解釋呢？何況歷代以來，也無人提出另一種詮釋。所以說，毛亨、杜預、韋昭等都作「九州」的解釋，並無不妥之處。

或有人再說，「九有」、「九圍」、「九牧」、「九土」、「九隅」是《禹貢》「九州」的前身。也就是說，先有

「九有」、「九圍」、「九牧」、「九土」、「九隅」這些名稱，然後纔有《禹貢》「九州」的出現。那麼，吾人不禁要問，這「九有」、「九圍」、「九牧」、「九土」、「九隅」等名稱是由何而來的呢？其涵義究竟是甚麼呢？豈不是又造成了一團迷霧嗎？所以，這種倒果爲因的說法，祇是一種推想，並無實際的根據。

至於前面所引的《詩經》、《左傳》、《國語》等書，如就時代先後而言，當以《詩經》最早。現在就以《詩經·商頌》來說，如果「九有」、「九圍」所指即是九州，則《商頌》諸篇成於何時，必須要辨別清楚。近世屈萬里在《論禹貢著成的時代》一文裏，曾引用《史記·宋世家》曰：「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②屈氏僅依據司馬遷這段贊語，遂認爲《商頌》是宋襄公時所作，爲春秋時代的文獻。可是，司馬遷這段贊語，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裏，早已指其爲謬說，實不知屈氏又爲何引此文作爲論證！其實，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曾有如下的記述：「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③可見太史公作《史記》之時，原以《春秋》、《國語》爲重要的依據。然而，宋國大夫正考父其人，《左傳》、《國語》二書均有記載，茲將其事蹟列舉於下：

《左傳》昭公七年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④

《國語·魯語》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⑤

從《左傳》、《國語》二書有關正考父事蹟的記載，可知正考父曾輔佐宋之戴、武、宣三公；而且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然正考父死年不詳，但可確定《商頌》作於正考父死前。依據史書的記載，宋宣公死於周平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七二九年），到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

二二年）纔是春秋的第一年。由此觀之，當可以斷言《商頌》五篇都是春秋以前（公元前七二二—二二二）的作品。因此，若《商頌》的「九有」、「九圍」，所指即是「九州」，則至遲西周末年，宋國已有九州觀念了。

關於真正「九州」一名，在先秦史籍上的出現，也有下列幾處：

（1）《國語·鄭語》曰：「（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②

（2）《春秋左傳·襄公四年》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③

（3）《春秋左傳·昭公四年》曰：「（晉）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④

（4）《周禮·秋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⑤

（5）《墨子·尚賢》上曰：「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⑥

（6）《莊子·天下篇》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⑦
那麼，真正「九州」一名在史籍上的出現，究竟始於何時？茲分別討論於下：

首先，就《國語·鄭語》來說，其中所謂「謝西之九州」這一名稱，屈萬里認為：「祇是指的一個小的方域而言，並不是指整個天下說的，和《禹貢》所謂九州，絕不相同。」⑧其實「謝西之九州」，（謝，

韋昭註：「今在南陽。」用現代語言來說，應該就是「謝」以西的九州地區。由於鄭桓公見周室多故，遂與史伯商討欲遷移該地以避亂，但史伯却認為：「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由此可見，實因其地民性「沓貪而忍」，並非是「謝西之九州」區域太小。何況，《史記·鄭世家》敘述此一史實，却曰：「（桓）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史伯）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②③由於司馬遷將「謝西之九州」易為「吾欲居西方」，可見「謝西之九州」，仍屬較大的區域。換言之，所謂「謝西之九州」，當即是《禹貢》「九州」的一部份。

依據史書的記載，鄭桓公在位時當公元前八〇六到七七一年。倘若「謝西之九州」，即是指《禹貢》「九州」的一部份，則至遲西周末年，鄭國已有九州觀念了。

其次，就《左傳》襄公四年（公元前五六九年）來說，所謂「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此處所謂九州，應當即是《禹貢》的九州。依據史書的記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由魯襄公四年到孔子出生，已經十餘年。可見孔子生前，也就是春秋中葉，晉國已有九州觀念了。

再其次，就《左傳》昭公四年（公元前五三八年）來說，所謂「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此處所謂「國險」，應當是指晉國「表裏山河」（張其昀說：「山西之名，對太行山言之；河東之名，對黃河言之；故有表裏山河之稱。」）②④，而不是指「九州之險」。換言之，「九州之險」與晉國「國險」並無直接關聯。所謂「多馬」，原是指冀之北境盛產良馬，但並未因此而興國。所以，司馬侯總結說：「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至於「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其中所謂「四嶽」應即是：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一說即今安徽潛山縣